

劳动仲裁员一天办案两起

上半年劳动争议案激增,有关人士提醒劳动者选择“一裁终局”

劳动仲裁部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最长不得超过60日。可是,如果你现在申请仲裁,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开庭。记者昨天从南京市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劳动争议案件已达10832件,早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仲裁案件总量。

仲裁案件一直排到年底

“每天工作量增加两倍以上,可还是有一些劳动仲裁案件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裁决。”昨天,在会上,南京各区的劳动仲裁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诉起了“苦”。据介绍,随着两部重要法律《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猛增。雨花台区劳动仲裁半年人均办案381件,一天至少要办两个案子。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将原来的申请时效由60日延长为1年,且追索劳动报酬不受时效限制,劳动仲裁从此一律免费等宽松政策,使得仲裁部门受理的案件已排到了今年底。

“开高价”无法快捷维权

免费劳动仲裁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打劳动官司不花钱后,很多申请人担心要求的金额低了“会吃亏”,提出七八项乃至十多项要求。有些简单的案件,索赔金额甚至高达100多万元。“有个保安竟申请两年加班费23万元。”仲裁员说的这样一件案子,最后

仲裁下来单位赔他的加班费仅1000多元。

实际上,随意开高价是个误区,对解决问题不利。为了缩短劳动争议的处理周期、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劳动仲裁对一些普通的劳动争议设置了“一裁终局”的规定。

“一裁终局”主要是指涉及小额资金的争议,包括追索欠薪、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法定赔偿金,如果金额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的总和,以南京市为例,就是低于850元(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12=10200元的劳动争议。此外,因执行国家劳动标准而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为保障劳动者的救济权,也可以适用“一裁终局”。随意开高价,享受不到这种快捷维权的好处。

另外,劳动仲裁申请的请求也有无限扩大的趋势。据悉,以往劳动仲裁主要是对于工资、加班费的追讨。近期以来,诉讼项目也在不断增多,甚至连伙食费、热水费、电费等一些可能搭上边的项目都一起追加,项目越来越琐碎,取证难度也就越大。

■案件特点

申请双倍工资成焦点

申请双倍工资案件成“劳动官司”焦点。上半年,白下区的劳动者主张此类案件为137件,占总案件数量的17%。

今年2月4日,白下区某公司的于小姐度完婚假就接到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人事部告诉她,她的劳动合同2007年12月31日到期,公司不想续签。至于为何当时没通知她,是因为她去年12月25日开始休假了。结果于小姐把单位告上了仲裁庭要求申请双倍

工资赔偿。

仲裁员认为,虽然他们的合同已到期,但是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最终,于小姐拿到了今年1月份的双倍工资。

追讨加班费不能“说不清”

记者了解到,此次“仲裁潮”立案案件多牵涉加班费,而加班时限长,加班时间不清晰又是该类案件的一个共同特征。

吴先生所在企业常年拒付加班工资,他几乎没有一天按时下班,从没有在周日安心休息过。“工作12年了,这些加班费今天都要算清楚!”吴先生气愤地说,厂里的工友都等着看他的仲裁结果,只要能讨回加班费,几十个工人都会来申请仲裁。记者在白下区劳动仲

裁部门了解到,加班费问题是劳动者申诉的“重头”,该区上半年受理的案件中,有90%以上涉及加班费。

“很多案子追索十多年甚至20多年的加班费,但劳动者很难提出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白下区劳动仲裁员说,这样的请求很难查实,劳动者应该给出所述事实的清晰证据,“什么时段加班?加班工资的基数是多少?说不清这些情况,胜诉率会降低。”快报记者项凤华

我当了十几年 “光明正大”的第三者

■时间:7月23日

■主持人:伊人

■倾诉者:兰微,女,48岁,业务员

我离婚了,而他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也许是同病相怜,我们走到了一起。他的妻子不介意我们在一块,可是前提是不能离婚。十几年来,我们彼此相爱却纠葛着,离婚离不成,殉情死不了,分了合合了分。我受够了,我要的只是一个家。

着我笑。“你还记得我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你是?是在我这买过皮衣吗?”“你不记得我?我们半年前在茶社里见过啊。”我有了些印象。

这次,我才知道他叫阿力,比我小两岁,他的长相真的很像《上海滩》里的丁力,那之后,隔个两三天阿力总会来找我,看我卖皮衣。时间长了,我们就熟了。阿力的家庭条件不好,从苏北娶回了个老婆,两人生了个孩子,但一直没有共同语言。我们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阿力说他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喜欢上了我,第二次看到我时,就觉得我们之间一定会有故事。

他妻子不介意我们在一起

那时我的孩子正好生了病,有时候半夜里一发作,我就得抱着孩子往医院跑,每到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家里有个男人能帮我一把。得知这些,阿力说以后遇到类似的事尽管叫他。一次儿子病情严重,我给他去了电话,二话没说,他骑自行车赶到医院。那天,有他在身边,我突然什么也不怕了。

我发现我开始依赖他,我爱上了他。一天,阿力说他已经对妻子说了我们的事。他的妻子并不反对我们在一起,只希望不要离婚。

我起初将信将疑,直到我们三人见了一面,我才真的相信。见面的那天,气氛不免尴尬,他的妻子大梅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第一句话就把我吓住了,“你们看上去很般配。”大梅对我说不要嫌弃他

们家穷,她心里也明白自己与阿力之间谈不上爱情,愿意成全我们在一起,但只要别让阿力和她离婚。

那天见完面,她还拉着我去了她家里,他们家条件很差,房子很小。晚上,大梅把床铺好了,说是给我和阿力睡的,而她自己抱着枕头要和孩子睡到厨房去。我又一次被她的举动惊呆了,我硬是把她拉进屋,自己在厨房里坐了一夜。我没有想过这世上还有如此大度的妻子,也许是她太善良了,我心里很自责。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临走时大梅还叫我常来玩。我走后没多久,阿力也跟了出来。没办法我只好把他带回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很差,和父母住在一起。见我带了个陌生男人回来,父母吃了一惊。我只好谎称阿力是单身。

父母似乎打消了一些顾虑。那天晚上,我们彻夜没睡,在沙发上聊了一晚上,说到伤心处我哭,他也流泪。

谎言揭穿了,我们想殉情

那之后阿力就住在了我家,我的父母也默许了这事。每到周末,阿力回家看看他的妻子和儿子。我和大梅一直相处得很好,井水不犯河水。

阿力对孩子也很好,一次儿子被人欺负,他冲出去和别人拼命。我们还做起了小买卖,有流氓来敲诈。我说没钱,流氓一拳打在我的脸上。阿力冲了上去,但他那是那么多人的对手,被几个人围殴,鼻梁都被打歪了。父母都觉得阿力

为人不错,也很顾家。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阿力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呢?终于一年后,事情还是败露了。那阵子我对大梅说如果她有空可以带着孩子来玩玩。大梅带孩子到的那天,我跟父母说她是我的朋友。可是孩子看到了阿力就冲着他大喊爸爸,正在厨房做菜的母亲听见了,她的脸顿时吓得煞白,“你叫他什么?”

父母一通电话叫来了我的姐姐们。姐姐们也不能接受现实,姐姐气起来上来给我一记耳光,阿力上前制止,姐姐拿起一个酒瓶,朝他脑袋砸去,顿时鲜血从他额上流下,整张脸都花了。母亲流泪,父亲觉得无地自容。家里闹翻了天,连街坊邻居都知道我跟了个有妇之夫。

他们把阿力撵出了门。晚上姐姐们带走了父母,临走时父亲说,如果你们不断了,我们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夜里,阿力回来了,他脸上的血干成一块块,我们抱在一起哭。阿力说算了吧,我们分手吧。

直到春节,我们都见不上一面,我拼命克制自己。春节,我和家人的关系有了些缓和,一家人正在吃饭时,阿力的电话来了,“我想你,我在江边等你!”我什么也没考虑,丢下一切,冲到江边。我知道我再也得不到家人的原谅了。

我和阿力抱头痛哭。“我们俩去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去世俗的眼光,永远在一起了。”我点点头,也许这是我们最好的归宿。跳进江里的一

露天垃圾中转站 骑车经过像溜冰

投诉人:李先生

投诉内容:光华门桥附近马路边有个露天垃圾中转站,垃圾拖走了,留下的脏水像溜冰场,前晚,接连有人在这里滑倒。

24小时读者热线

96060

现在都被居民“封锁”了。“这一带全是小区,他们不让垃圾进站,但这么多垃圾总得有个去处吧!”没办法,只好借用路边作为露天的中转站。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每次拖垃圾时,都会有管理人员在场,特别注意垃圾遗留下来的问题,垃圾拖走后,就会用扫路机泡上洗衣粉和清洁剂来洗刷路面,“每天用洗衣粉都会用掉不下20余袋。”而之所以出现前晚那种情况,“正好是垃圾车走掉,我们还在调用扫路机时。”她表示,以后会尽量注意保持路面卫生,更希望居民们能够支持他们工作,让垃圾进该进的地方。

快报记者 马晶晶

请工伤待遇。工人可以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如何办理转诊手续?

王先生:我在一家定点医院看病,现在想转诊,手续该如何办理?

南京市医疗保险结算管理中心:参保居民应按照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主的首诊、转诊制的要求在自己选择的定点医院首诊,因病情需要转诊治疗的,由定点医院办理转诊手续。

快报记者 刘晓满



瞬间,江水冰冷刺骨,可是我一点怕的感觉也没有,我轻轻闭上眼睛。

可是我们没死,阿力的朋友追了来把我们救了。他劝我们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务之急应该离婚。

30万分手费让他离不成婚

阿力回家和大梅商谈离婚的事。最后她终于松了口,一次性给她5万元作为分手费。可是我们根本拿不出。

我和大梅彻底闹翻了,她禁止我去她家里再找阿力。一次一位好心的朋友载我去看阿力,大梅拿起家门口的啤酒瓶就砸我,结果正好砸在了朋友的脸上。

阿力狠狠打了大梅。从那以后,他搬出了家,和我住到了一块。这些年,家人没有原谅我们,从邻居的眼睛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轻蔑。可是我们不管,我们很辛苦地努力赚钱,舍不得吃穿,终于攒到了5万元,希望大梅真的能成全我们。可是大梅却说过了那么多年,早不是这个价了,她现在要的是30万。

我和阿力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我们拿着这笔钱做首付,买了个小房子,开始三个人的生活。尽管没有那一纸婚书,但是我和阿力还有孩子总算有了个家,我很高兴。

但是逢年过节,阿力还是回去,毕竟那里还有一个家。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孤单无助,儿子也找到了工作,家里就剩下了我自己。每次阿力回来,我为了这事就

吵闹,问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婚,给我名分。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开始焦躁起来。

为了逼阿力离婚,我对他说话要把房子卖了,大家分了钱干脆各奔东西算了。阿力以为我是开玩笑,可我为了赌气,真的找中介卖了房子,把5万元钱全退给了阿力。拿到钱的时候,阿力呆了,他问我为什么把咱们辛苦建起的家亲手给毁了。他责怪我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害得他居无定所。

阿力沉思了许久后对我说,“咱们分手吧,你可以重新去找,去过新的生活。”这是他十多年来第一次跟我说这样的话,那么严肃。

我们终究分了手。我相了亲,一周后草草结了婚,说我赌气也好,想重新开始也罢。我想给儿子一个家,想让自己安定下来,我已经快50岁了,我该有个家。结婚前,阿力在电话那头哭了。

可惜我错了,一个没有感情的丈夫让我对未来更没有信心,而阿力却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烙印,我想这辈子怎么抹也抹不去了。

(文中姓名皆为化名)

快报记者 赵丹丹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又无从诉说,我们将聆听你的倾诉。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

信箱:kmbminsheng@126.com;论坛:www.js.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